

周欣平 主編

清末時新小說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末時新小說集 七

主 編 周欣平

副主編 趙亞靜

薛 燕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末時新小說集・七

新叙三害明證(宗昭虔).....	一
道德除害傳(李景山).....	一四五
時新小說(楊掄傑).....	二六一
警世奇觀(東海逸人).....	三一三
新趣小說(朱知非).....	三八三
救時三要錄(依愛子).....	四五
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趙懷真).....	四八三

平
度宗昭虔

平度宗昭虔

新叙三宮明証卷之壹

詩曰

春夏秋冬四季天

寒來暑往不一般

古今多少傷心事

約其大者自有三

話說這一部書出在大清乾隆二十五年四川成都府西門裡有一家鄉宦姓錢名青字萬選賜進士出身官至御士之職自居官以來上而為國進忠下而為民除害合朝文武無人不官讚稱仰望他家婦人姓氏多行陰德廣積仁功年已五十有五又生一個兒子夫婦二人喜出意外過了三日和氏婦人說道老

爺這個孩子、願意給他什麼名呢、御史老爺回答說、待要給他個名字、當給個合式新御史說、自我看來、就叫他天成、為什麼叫他天成呢、因為婦人已過生育之期、於今婦人猶有生育、非天成而何、婦人聞听此言、就暗暗的點頭、說過五十不生不養、時下我年已五十有餘、猶生一個兒子、難道說不是天成麼、半點不錯、二人言罷、說道、好好、好、說話之間、家人錢中報道、門外田仁求見、錢老爺道、田仁求見、有何事情、你可去問於他、錢中不敢怠慢、出了大門、見了田仁、口稱田兄、今日到此、有何事情、田仁道、老爺差我來、請錢

老爺什麼事情、我不得知、錢中回身進去大門、到了客庭、見了老爺、說、老爺田仁也不知有什麼事情、干說田仁是誰的家人、是御史田錫福的家人、田錫福合錢青、是還帖兄弟、聽說他仁兄有了兒子、大家都願意賀他的喜、怕錢老爺不能前來、故命田仁但說老爺有請、不說是什麼事情、田仁去後、錢老爺就收拾停當、出了大門、坐上車輛、錢中趕着、但見五花馬疾走如飛、直向朝房去了、不多一時、到了朝房門外、錢老爺下了車、進了大門、抬頭一看、四顧無人、但見大庭一裡、按之一張方棹、棹上擺着四個小碟、還有

酒壺兩把、知道必然是個酒局、又往前走、听着有人說道、你舍錢年兄結門親事何如、錢老爺也沒住下、就進了客廳、田錫福合吉青云正說這句話的時候、錢老爺一步門裡、一步門外、二人見錢老爺到了、就快快起來、拉之錢老爺的手、說不知年兄到來、有失遠迎、有罪、有罪、錢老爺道、好說、好說、三人就按次序坐下、家人提上茶來、喝茶已畢、錢老爺道、二位年兄、叫我前來、有何事情、田錫福笑而言道、沒有什麼事情、俺二人這几日甚是悶倦、出去遊玩、多有不便、願年兄到此、借酒談心、以解憂悶、錢老爺道、既然如此、

咱三人吃酒就是了、正在熱鬧之中、田老爺道、二位
年兄、你有一男、他有一女、你兩家結門親事、何如、吉
青云道、我倒願意、不知錢年兄意下何如、錢青也是
這樣口工、田老爺見他兩家都說願意、就說既然願意、
我就作一個媒證、省的後來有些禍患、二人說道、好
阿、立時吩咐家人、出的門去、不多一時、買來媒契兩
個、家人將墨硯好、田老爺提起筆來、一陣寫完、把筆
一擱、口稱二位年兄、小弟今日帶酒、筆下怕有錯、二
位年兄、可以小心檢點、錢青合吉、青云各人拿着一
個、細細觀看、看完、就放在棹子上、說沒有錯處、年兄

快喝酒罷，三人就化拳行令，直到日落，錢老爺見他兩個都醉了，就說二位年兄，天已晚了，咱散了罷。因老爺合吉老爺道：說好便好，三人就欠身離坐，出了朝房，各歸下處去了，欲知後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詩曰

金鑪寺裡去降香

路途以上悲聲揚

誰家拋去親生女

流落宦門作紅妝

話說京東有一古寺名金鑪寺，離京三十五里，每年三月三、清明大會，京中那些姑娘太太，每到個大會，

前去送紙燒香，就是附近的鄉村，老少男女也沒有不去的。寺院裡外，有說鼓詞的，有玩戲法的，有^討飯的，有要錢的，生意買賣，各樣俱全，^真正熱鬧極了。暫且不表。話說清的頭一日，天氣不便，小雨紛紛，錢老爺未^回朝房，夫婦二人，在家閒談。和太太道：「我跟你到京以來，十有餘年，未曾思想家鄉，怎麼今年忽上心來，時時刻刻想家，不知是何緣故？」錢老爺听之，婦人所說的話，知道婦^人心中必是不樂。錢老爺道：「清明無客不思家，何況你我离家十有餘載，不但是你想家，就是我也時常想家，但是咱吃皇上的奉祿，就是想

家也是徒然、明日清明節、金鑪寺大會、着實熱鬧、咱同到金鑪寺、一當降香、二當玩耍、散心、婦人以為何如、婦人听之此話、恰合心志、不禁滿臉帶笑曰、不敢請爾周所願也、錢老爺說我看之也是好、到了明日、天剛亮、放亮、婦人合錢老爺商量、今日咱到金鑪寺去、那裡的人不能少了、若是去的晚、廟中的人擁擠、擠擠、不甚合式、不如早一點、到的時候、人還不多、先上金鑪寺、把香燒了、然後尋一個地清靜禪房、用飯吃茶、以待太陽平西、會上的人也就散了、咱再回家、何苦不好、老爺說、婦人看的是了、就快快的起來、吩咐家

人錢中、喂着牲口、和太太就梳洗打辦、收拾停當、二人又用了早飯、罷、叫了一聲錢中、那裏去了、錢中聞言走近土前、口稱老爺、叫我作什麼、老爺道、車馬停脩沒有、錢中道、老爺早已停脩、但等老爺和太太上車、老爺叫錢中背之被套、把飯盒封在車後頭、喚玉堂抱着几、刀黃表紙、手中還拿之几串金鏤、錢老爺和太太在前、喚遂後、出了大門、上了車、直撲東關去了、霎時間出了東門、和太太向前一看、但見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那一段觸目驚心的景致、叫人一言難盡、況是和太太自到京以來、十四

五年、沒到外邊、雖是知道春夏秋冬、却沒見春夏秋冬的光景、今日一看這樣的光景、心裏那個受和、也說不出來、走了不多時候、在這東北邊、望着山半坡、有一片松林、松林外邊像是打着些席棚、錢老爺問道、前邊是什麼地方、錢中說道、老爺這就是金鑪寺、老爺又問道、自芒芒的、這^{是什}些是公、錢中說、這^{是些}做買賣的、打的些席棚、因為金鑪寺四面離曠甚遠、本處又沒有飯店、打上這些棚、白日好賣飯、夜間又好宿客、錢老爺把頭点了兩点、說、話、就到了山下、錢老爺道、到了金鑪寺了、太、也沒听着、自是東

望西瞰滿眼的光景，就是沒看完。錢老爺拍了太
一把，說你是呆了，到了金鑪寺喇，太失了一驚，說
咱下車罷。錢老爺道：不用忙，我看咱將車停在山下，
命錢中先到廟上，見了道士，找個清閒地方，少一
歇，喝几杯茶，然後進的廟去。太說是的。錢中听命
進了金鑪寺，見了老道士，打躬施禮，尊聲老禪師，可
好么？老道士說：好阿。安主是那裏來的？錢中說是從
順天來的。我家老太，合老爺前來燒香。老道士听
說前來燒香，說道：你家老爺，上姓高名？錢中說：唐西
道監察御史，姓錢，名青，字萬選。老道士听說是錢老御

史合太太前來燒香，必然多多的賞幾個香錢，是少不了的，叫了一聲徒弟，御史老爺合太太來燒香，快把那間客屋收拾的干干靜靜，錢老爺好進去歇息，喝几杯茶，若是咱待他老人家如意，必然多多的送咱幾個香錢，徒弟听他師傅的吩咐，急急忙忙，開了客屋的門，掃了地，棹子也擦的干靜，椅子也按的正當，錢中看之收拾好了，立刻出了金鑪寺，下了山，見了錢老爺說，有閒地方收拾好了，請老爺合太太上山去罷，如是主僕四人上山去了，進了金鑪寺，老道士迎出山門，見了錢老爺合太太，就深深的作了一揖，